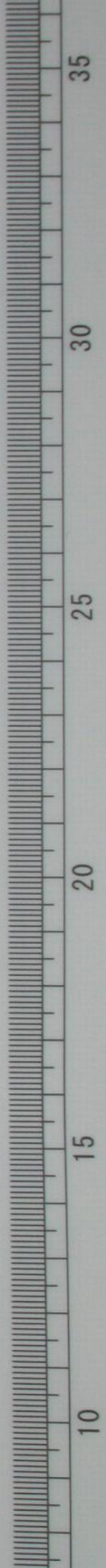


土岐文庫
文庫17
W142
I



杜詩論文

吳郡寶翰樓

昭和六十年二月一日贈
土岐善吉唐氏寄

序

詩之有少陵猶文之有
六經也前乎此者于此
而指歸後乎此者于此

上詩論之

集序



而闡發文無奇正必始
乎經詩無平險必宗乎
杜此少陵之詩與六經
之文並不朽于天地間
也然六經註解以心準
理原無疑昇少陵註解
以理侔物每有紛歧無
疑昇則讀之也易易則

解之不難有紛岐則讀
之也難難則解之不易
于是讀少陵詩謂無不
解其病猶淺竟謂可解
其病轉深蓋解事實則
博綜盡之解文體則神
智及之證形于有形不
若體物于無物此其故

先後天不同匪可工拙
計也吾嘗與吳子齊賢
尊酒論文見其一目十
行過卽成誦胸藏慧珠

才擅武庫拈毫作賦俄
頃千言生平著作實具
史材獨于少陵有夙契
焉虞山宗伯箋註尊重

藝林殆非一日今吳子
互相發明虞山論其事
吳子論其文文旣剖析
無晦事更可考而知矣

昔少陵氣節因抗疏論
房瑄不宜罷而貶齊賢
大父復菴先生因抗疏
論江陵奪情受杖闕下

雖毀譽相去逕庭其爲
批鱗敢諫則合一轍總
諸士君子褒美殫惡至
公無我千古上下高視
人表易地皆然况數十
年前尊人山公刺史忤
觸權璫禍幾不測挂冠
高遜延州譜牒以氣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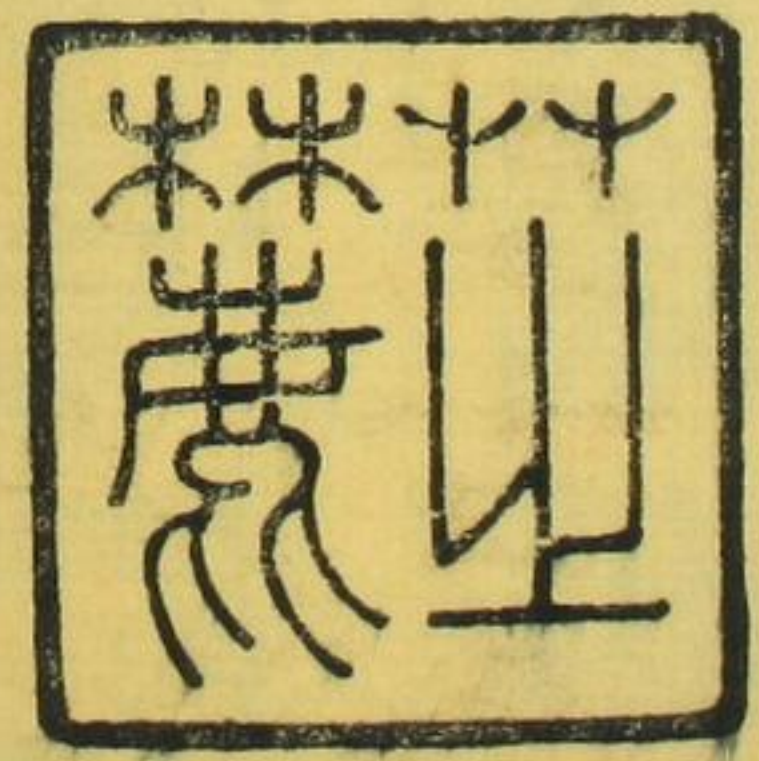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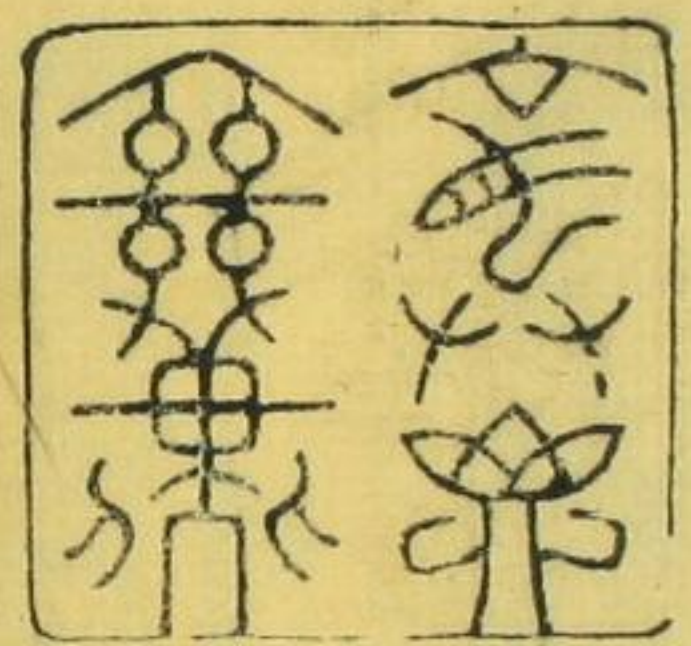
世其家齊賢閉戶著書
不赴銓政故於一飯不
忘君父之餘揚扃其焦
勞幽憤而不失其和平

溫厚也孳受知文端夫
子之門於齊賢稱雁行
世好論文一書非祇有
功曩哲抑且領袖後學

意旨淵粹類而通之包
羅象緯照耀河岳繼虞
山而起者惟此編而已
厥甥姜子子翥走京邸
問序并頌伯成吳侯同
潘子元白主持風雅是
誠菴林之盛事也故樂
得而稱道之云

康熙壬子年春月

淮南龔鼎孳題



序

千載杜公邈乎詩聖古今騷
人擬學而卒未能學屢註而
卒未能注所以者何杜公忠
誠惻怛格物窮理為儒者之

士詩論

吳序

粹美特以遭時不偶守死善
道不免假六義以立言申忠
孝於天下耳後之人不務出
此是以襲其字句則碎錦空
陳逆其隱懷而穿鑿貽笑致
使學邯鄲者失其故步追楚
相者僅有衣冠紫色蠅聲天
下爲不少矣昔蘇端明欲以
歐陽子比孟子其言曰言有
大而非夸衆人疑之達者信

焉余嘗慷慨而服膺其說人
第見杜公當天寶之時窮愁
坎壈以終其身籌策不如鄴
侯功名不如李郭而僅僅托
韻府以寄其牢騷輒比之於
相如枚乘班蔡之徒用雕蟲
篆刻以光耀於後禩則是非
杜公之知已也夫杜公者聖
賢而豪杰者也嘗試讀其蠶
穀行茅屋歎非禹稷飢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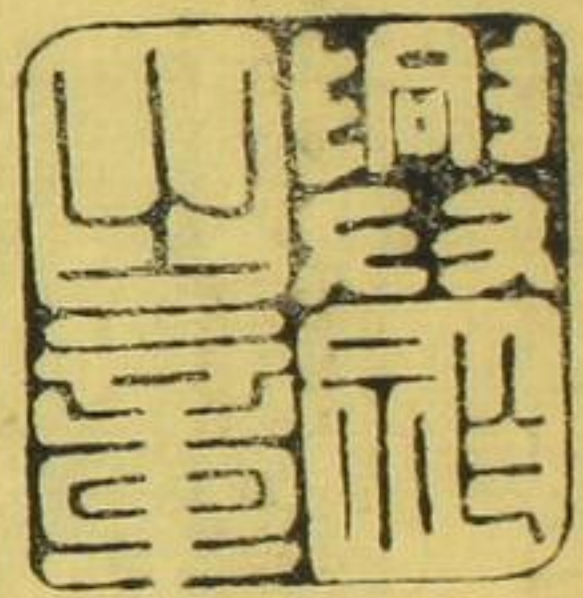
心乎畱花門洗兵馬非吉甫
方叔之略乎悲青坂達行在
屬國蘇武之節也喜官軍送
節度丞相出師之義也石壕
村無家別名公郇伯之仁也
義鶻行貧交行信陵平原之
俠也早朝而玉藻明堂有其
志北征而吉月朝服有其恭
儒者如此可不謂有唐一代
之完人乎其他敦節義重彝

倫聲聲吐肝膈言言泣鬼神
雖藉草吟花之餘偶爾遊戲
無不披露然則杜詩非詩也
蓋五經之遺文耳今學杜與
注杜者皆泥乎詩之見所由
失之逾遠也獨家齊賢誦其
詩能會心其所爲文卽以文
章之法次第疏導之不強杜
以從我而舉杜以還杜但覺
晦者如揭塞者以開血脉貫

通而神氣益溢則不待易其
衣冠改其故步而千載之活
杜公出矣其真公之知己也
歟余于是而歎古人之賴有
後人也一詩耳善論之則九
原可作千載猶有生氣不善
論之則其言雖存將同人與
骨而俱朽焉故曰常恨古人
不見我也

康熙壬子歲季春

弟與祚拜撰



序

少陵詩既推重於天下由是人
 之註杜者樊然以起有編年有
 敘體有分類有疏有箋有說有
 條記訓解宋蔡夢弼作草堂詩
 箋述引用姓氏自歐陽永叔宋

子京王介甫蘇子瞻陳無已黃魯直而外又得呂祖謙等二十餘家若元明至今益不可勝數少陵之詩幾無遁義予獨以爲諸家以穿鑿附會爲少陵之罪人往往而有人之稱少陵者莫不曰一飯不忘君也乃以不忘君之故凡於登臨贈答鳥獸蟲魚草木之屬支離牽合如柄鑿之不相入其義稍晦者又必指曰若譏宮庭刺藩鎮幾幾乎少陵之詩非此無作夫詩以發其

性情之不容已時乎君父時乎
不必君父苟悉以忠君愛國爲
足尚則三百篇可不錄鳥獸草
木男女贈答諸詩豈不可怪也
哉且夫作者既遠非盡意之所
能逆孔子曰多聞闕疑是疑者
聖人所不諱何獨注杜之家必
求無疑義後止考據失實輒以
誕詭相加紛紜雜沓莫可窮詰
識者固已非笑之嗟乎少陵之
詩其精氣光怪常薄於天地而
漸漬於人心不因有箋疏注解

加尊於少陵特以穿鑿附會之
故幾使作者之旨至於磨滅少
陵雖亡察其心必甚恨今吳先
生齊賢爲論文不事鈎棘據詩
意條貫之嫻嫻成文得解而不
解不解而解之妙學者了然心
目知少陵之詩本如是坦白從
此掃諸家支離牽合之病如迷
者之得路然則齊賢於少陵其
遇合之故豈偶然者哉酈道元
作水經註能自成一家言非唐
宋能文家所及他如郭象之注

莊劉孝標之注世說亦多可稱
不及道元之孤行於世齊賢於
少陵詩將毋類是又豈徒以有
功少陵為足不朽也耶齊賢又
嘗作史記論文若干卷將繼杜
詩問世謬以予為文屬數言弁
首因不辭而為序

昔人云不椒峯陳玉璣萬卷

書不可讀杜詩

予年二十上

旋遭會計被放家居構萬卷



士詩論文

陳序

不及道元之孤行於世齊賢於
 少陵詩將毋
 功少陵為足
 嘗作史記
 對筆刺王基
 首因不賴而為
 文屬數言并



序

昔人云不行萬里途不讀萬卷
 書不可讀杜詩杜詩豈易讀哉
 予年二十上長安舉進士不第
 旋遭會計被放家居構萬卷草
 堂於獨孤山之西偏雜植花木

杜詩論

董序

讀書其中而於草堂先生詩尤
吟哦之不置每一展卷如見其
間關羈旅負薪拾杞佗鬱無聊
之况因思成都梓閬往復萬里
若吳越齊魯梁宋之遊裘馬清
狂悲歌痛飲文人轉相效習至
問以獻賦待制陷賊竄奔扈從
還京棄官流寓之始終無有能
悉之者乙巳春驅車入關探秦
華曲江諸名勝道經河南鞏邑
去邑數百武榜曰杜甫故里而
偃師之西荒烟蔓草中杜甫墓

在焉嗟乎予不能無疑矣甫本襄陽人後徙鞏縣其田園俱在鞏洛予則謂杜甫居杜陵屬京兆今之咸寧縣也詩每稱杜陵野老進封西岳賦表亦稱臣本杜陵諸生卽壯遊一詩有西歸咸陽杜曲耆舊之句則鞏邑故里爲甫曾祖之令於鞏者居之而甫實未嘗居此若杜甫墓之在耒陽較偃師最著予考寰宇誌耒陽縣志俱載甫墓在縣北耒江左而元稹墓誌與舊唐書

所載俱云其孫嗣業自耒陽歸
塋偃師則其卒在耒陽而墓不
在耒陽可知然卽甫之卒亦大
有可疑者呂汲公詩譜謂是年
夏還襄漢卒於岳陽魯登黃鶴
譜謂卒於潭岳之交秋冬之際
近代錢牧齋詩箋斷其卒於耒
陽殯於岳陽謂明皇雜錄正與
史合予則謂史之年月亦未盡
合如甫卒於大曆五年而史以
爲永泰二年是也雜錄之誤更
不可信其曰甫投詩於宰宰因

以酒肉遺甫予觀至縣呈聶令
之詩序是令遺酒肉後而始贈
之以詩也一不可信又曰甫樵
悴耒陽頗爲令長所厭致牛災
白酒甫飲之遂卒予觀以僕阻
水療飢荒江數語是甫竟不知
令之飲人以鳩也二不可信又
曰一夕而卒集中尚有贈聶耒
陽詩予觀甫之興盡本韻又宿
方田驛果以飮死豈能復爲長
篇游憩亭沼此固黃鶴輩亦曾
言之矣其不可信三也牧齊之

言曰涉旬不食一飽無時何足
詬病夫以飢餓之餘興在坑趙
猶憤憤於乞師討罪之舉乃辭
未及終竟以醉飽隕命天爲之
乎亦人爲之耳潦倒西歸讀杜
之暇偶著紙筆吳先生齊賢見
而快之曰可爲杜詩論事矣予
舊有杜詩論文請以示子因盡
發其篋中所藏古律長篇循端
竟委縷析條分凡一千四百四
十餘章予與潘子元白綜核其
同異成論文一書更將與吳先

木言言
六
生搜討舊聞網羅故實續爲杜
詩論事以救從來紕繆穿鑿之
病使天下之讀杜詩者適還杜
詩之本然而已

董元愷舜民氏撰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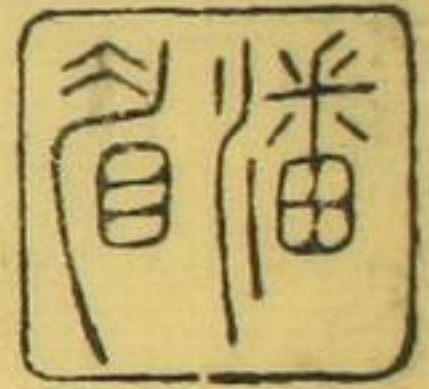
今人讀書輒藉口不求甚解而
于詩爲尤甚余甚惑之及觀箋
釋諸家言又往往強作解事鑿
空喜新非迂則誣則惑滋甚而
于是有謂詩在可解不可解之

間者嗟乎詩固可解耶而死古
人于筆下者何耶其不可解耶
又何以使古人栩栩出紙上奕
奕然千載有生氣耶余見今人
之學詩矣無所感而悲憂窮憾
矣無所觸迂而瞋目怒號斫地
罵坐矣平居無事或且優閑貴
仕而呻吟疾呼飢寒奔迫矣甚
則海宇清晏日星順序而憂天
閔人傍徨跼蹐矣問其故則曰
古人有之也詩莫若唐唐莫若
杜甫而杜甫之詩固有所謂如

是者也非是則詩不如杜亦不
工是誠何爲者齊賢先生從而
告之曰子悞矣詩不如是學也
卽如杜甫其生平所遇之境亦
甚不一而惡乎漫學之吾見有
悄然以悲者矣艷然以怒者矣
恭然以委頓而蹙然以愁思者
矣而皆莫不有歲月時事之可
按至于遊覽閱歷讌會贈答或
以人或以地或以事亦莫不有
所感會而後通于詩而子謂詩
可貿貿然爲之耶抑或暇豫無

俚乃搜取某題纂爲某體遂仿古某人某詩以誇示于吾黨而自謂詩爲工者皆非也諸家不具論請以杜詩例諸家爲夫今之人藉藉于學杜也于是有杜詩論文一書余不敢謂先生之所言悉如當日作者之意與否而按此而求之庶可約略于其故且其指摘綜核則又甚便于學者因與董子舜民叅訂而行之亦曰是非解詩也論文云爾

陽羨潘眉元白誤



序言

余自束髮受書凡詩書古
 今之言詞或通曉有所箋
 釋不致自信輒弃去更有
 所得皮筆而著之片杜詩

一編已三易藁矣今且五十
是解不若進因繙舊編
命思子守永錄而藏之篋
中祗不敢自稱一得以附
於作者之沒而校之鈎深氣
印香襲之文同管之見
弟或負勝富貴易位當
困窮之時緩急一二年存不
面灰項赤拒之惟恐不峻
潘子雖志氣豪健尚在

經生中家不器有得一且推
不識面之人愛其文并書
其人招二百二十金以成
至事以為名乎名讓而
不居以為惠乎器直之所

宜在稍明白而易簡焉然
不強以蓬當代君子之耳
自也久矣原與辛亥冬借
董子舜民至宜與尔而是
潘子元白與之駮駢出家

入深山過其山園共坐石
上談及杜詩潘子稱著
曰吾為子成之聲藁中
筆曰二百二十付三樣人嗟
乎世道急於人情怪哉

不應及潘子非乃一人之
知而天下之士也况泰行
同異潘子與董子與有功
焉余豈不命則是一編
也非以傳余之文非以傳

工。鄰。之。詩。而。以。傳。潘。子。元
白。之。人。也。可。以。不。朽。矣。

吳見思題并書



杜詩論文凡例

總論

岱淵堂
校定本

千載以後。尚論千載以前。孟夫子所謂以意逆志者。也。豈起九原問之。而自以為是哉。私心臆見。無當于大方者多矣。就正有道。幸恕而教之。

杜詩而曰論文。止就其文義。稍加行釋。校之鈎淡鑿空者。庶明白易簡焉。若事實考訂。諸家箋注已備。除公自注者不錄。

千家之注。或自成一家。或各宗一說。莫不以人握隋



珠家藏荆玉。然其中舛謬亦多。是者存之。非者去之。未備者補之。共補一萬餘事。參古今之討論。另著杜詩論事一編。續出。茲不載。

開元至今。傳之千載。豈無訛字闕文。若爲附會。便多穿鑿矣。故意見未明處。謹爲闕疑。以俟君子。

杜詩必應用編年者。玄肅代三朝。事實不同。卽古律絕各體。亦連屬不斷。上下俱有承接。時代不可改移也。編次卽有少差。前人未必無據。悉依舊本。

昔云陶詩杜詩。無著圈點處。蓋句句皆好也。故不敢僭加評騭。聽讀者之自爲領會。所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可也。

讀詩之法。當先看其題目。唐人作詩。於題目不輕下一字。亦不輕漏一字。而杜詩尤嚴。次看其格局段落。其中反覆照應。絲毫不亂。而排律更精。終看其句法。前後相合。虛實相生。而詩之能事畢矣。

讀詩之法。當先看其年代。大而朝廷政治。小而出處遠近。可資考論。次看其時日。春詩景物。不可入夏。秋詩景物。不可入冬。終看其地名。秦州山川。不同于蜀。

成都土俗。不同于夔。而詩之考據定矣。

章法

杜詩縱橫盡變。必有一定之法以求之。是膠柱之瑟。刻舟之劍也。偶舉一二。以槩其餘。在學者神而明之矣。

五言律。有通首一氣者。如寄楊員外一首。寄語楊員外。山寒少茯苓。歸來稍暄暖。當為刷青冥。翻動神仙窟。封題鳥獸形。兼將老藤杖。扶汝醉初醒。有上下四句者。如對雨書懷。走邀許主簿一首。東嶽雲峰起。

溶溶滿太虛。震雷翻幕燕。驟雨落河魚。上四句對雨書懷。座對賢人酒。門聽長者車。相邀愧泥濘。騎馬到堦除。下四句邀許主簿。有上一句下七句者。如梓州登樓一首。天畔登樓眼。止第一句登樓。隨風入故園。戰場今始定。移柳更能存。厭蜀交游冷。思吳勝事繁。應須理舟楫。長嘯下荆門。七句俱書懷。有上一二句下六句者。如歸來一首。客裏有所適。歸來知路難。二句點歸來。開門野鼠走。散帙壁魚乾。洗杓開新醞。低頭著小冠。憑誰給麩蕒。細酌老江干。六句俱歸來。

之事。有上六句。下二句者。如已上人茅齊一首。上人茅屋下。可以賦新詩。枕簟入林僻。茶瓜留客遲。江蓮搖白羽。天棘蔓青絲。六句上人茅齊。空忝許詢輩。難酬支遁詞。二句自謙。有上七句。下一句者。如獨立一首。空外一鷺鳥。河間雙白鷗。飄搖搏擊便容易。往來游草露亦多溼。蛛絲仍未收。天機近人事。七句發議。獨立萬端憂。末一句入題。有前後四句。中四句者。如早花一首。西京安穩未。不見一人來。二句言懷。臘月巴江曲。山花已自開。盈盈當雪杏。豔豔照江

梅。四句早花。直苦風塵暗。誰憂鬢髮催。二句又言憂。有二句一段者。如灑西寒望一首。水色含群動。何光切太虛。二句景。年侵頻悵望。興遠一蕭疎。二句情。猿挂時相學。鷗行炯自如。二句景。瞿塘春欲至。定卜灑西居。二句情。七言律。有八句一氣者。如賓至一首。幽棲地僻經過少。老病人扶再拜難。豈有文章驚海內。漫勞車馬駐江干。竟日淹留佳客坐。百年麤糲腐儒餐。莫嫌野外無供給。乘興還來看藥欄。有上下四句者。如和賈

舍人早朝一首。五夜漏聲催曉箭。九重春色醉仙桃。
 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四句早朝。朝罷
 香烟攜滿袖。詩成珠玉在揮毫。亦知世掌絲綸美。池
 上於今有鳳毛。下四句賈舍人。有上一句。下七句
 者。如秋盡一首。秋盡東行且未迴。一句秋盡。茅齊寄
 在少城隈。籬邊老却陶潛菊。江上徒逢袁紹盃。雪嶺
 獨看西日落。劍門猶阻北人來。不辭萬里長為客。懷
 抱何時得好開。下七句頂東行寫懷。有上一二句。下
 六句者。如聞官軍收河南北一首。劍外忽傳收薊北。

初聞涕淚滿衣裳。二句完題。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
 詩書喜欲狂。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卽
 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六句喜之之詞。
 有上六句。下二句者。如宣政殿退朝出左掖一首。天
 門日射黃金榜。春殿晴曛赤羽旂。宮草霏霏承委佩。
 爐烟細細駐游絲。雲近蓬萊常五色。雪殘鳩鵲亦多
 時。六句宣政殿。侍臣緩步歸青瑣。退食從容出每遲。
 二句退朝出左掖。有上七句。下一句者。如嚴中丞
 仲夏枉駕草堂一首。竹裏行廚洗玉盤。花間立馬簇

金鞍非關使者徵求急。自識將軍禮數寬。百年地僻柴門迥。五月江深草閣寒。看弄漁舟移白日。七句中丞枉駕草堂。老農何有罄交歡。一句自謙。有八句三段者。如遣悶呈路曹長一首。江浦雷聲喧昨夜。江城雨色動微寒。黃鶯並坐交愁溼。白鷺群飛大劇乾。四句景。晚節漸于詩律細。誰家數去酒盃寬。二句自述。唯君最愛清狂客。百遍相遇意未闌。二句呈路曹長。除古詩排律。段落更多。即絕句亦有層折。不得細述。詳見注中。

一題數首。而逐首分咏者。如李監宅二首。第一首先言李監。二首方及其宅。暮春題灤西新賃草屋五首。第一首暮春。二首灤西。三首茅屋。四首五首言懷。各題數首。而上下聯接者。如白帝城三首。一連故曰一上一回新。客夜答亭二首。頂接。故曰秋窗猶曙色也。下首而分承上首者。如領妻子山行三首。第一首盡室畏途邊。總言妻子。二首飄零愧老妻。單承妻。三首稚子入雲呼。單承子。下首而反前首者。如憶昔二

首與杜鵬行二首。下首而解前首者如瞿唐二首。述古三首。上首而生出下首者如秋興第四首。故國平居有所思一句。生下四首。皆所思故國平居之事。詳兄注中。

兩首而中間相合者如社日二首。第一首以東方朔結。二首以陳平起。首尾環應者如夜二首。第一首以白夜月休絃起。二首以月細鵲休飛結。首尾相對者黑白鷹二首。第一首以雲飛玉立起。二首以金眸玉爪結。

通首有句句貼題者如劉九法曹鄭取丘石門宴集。第一二句石門。三四句集。五句劉鄭。六句宴。七八句收歸石門。有一句不貼題者如題曰樹間而實咏柑。題曰豎子至而實咏柰。

一首中先立一句。下聯分承者如吹笛秋山風月清。下接一句風。風飄律呂相和切。一句月。月傍關山幾處明。如春日春盤細生菜。下接一句盤。盤出高門行。白玉一句菜。菜傳纖手送青絲。如池水臨中座。岷山赴此堂。山水雙起。下一句水。一句山。通篇雙對。至末

總收。

突然而起者如咏柰而曰查梨纔綴碧梅杏半傳黃
 與柰無與而實柰以先熟而可貴如咏耳聾而曰生
 年鬪冠子歎世鹿皮翁與耳聾無涉而實耳以老病
 而始聾也。忽然而住者如北征一篇結句曰煌煌
 太宗業樹立甚宏達中興之機實在於此如贈蘇侯
 一篇結句曰一請甘飢寒再請甘養蒙失身之戒令
 人凜然皆言外之旨也。

一首中有問答者如潼關吏田父泥飲。有通篇述

詞者如新婚別無家別垂老別。

有律詩而逐句分承者如仲夏流多水清晨向小園
 下接碧溪搖艇澗承流多水朱果爛枝繁承小園。

絕句而逐句分承者如鄭虜粉繪隨長夜曹霸丹青

已白頭下接天下何曾有山水承鄭虜人間不解重

驂駟承曹霸。

有以文體作詩者如劍南紀行龍門閣水會渡諸詩

湖南紀行空靈灘諸詩用游記體如贈王評事我

之曾老姑一首用傳體如入哀詩八首用碑銘墓

誌體。如北征壯游諸詩。用記體。餘用離騷樂府體者。詩之本旨。不載。

酬句之體。原與來詩句句相答。故曰酬也。如酬高適。酬嚴武。酬韋迢。並存原詩。以俟觀覽。

和詩之體。古人止和其意。卽一倡三歎之旨也。如和賈舍人早朝諸詩。可見外有和韻。則用其原韻。有次韻。則逐字而和之。始於元白。皮陸盛於宋人。而杜集不載。

聯句之體。始於栢梁。然必意旨局段。如出一手。乃佳。

杜集止送宇文石首一首。可以爲法。

咏物而反起者。如咏畫鵲。先咏真鵲。曰高堂見生鵲。咏畫松。先咏真松。曰臨軒忽若無丹青。咏事而借

客反收者。如沙苑行。咏馬也。而以中有巨魚結。枯柵。咏柵也。而以種榆水中結。

以比喻起者。如贈蘇四孫一首。以道邊池。變下桐比。典。以比喻結者。如小園散病一首。以飛來雙白鶴。

寓意。由近及遠。隨所至而偶吟者。則爲獨步尋花之七章。

自春徂夏。積時日而成咏者。則為漫興之九首。

絕句者。截也。于律詩中。截取四句。如才力應難跨。數

公。只今誰是出群雄。或看翡翠蘭苔上。未掣鯨魚碧

海中。此截前四句也。兩箇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

上青天。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此截中

四句也。朱櫻此日垂朱實。郭外誰家負郭田。萬里

相逢貪握手。高才仰望足離筵。此截後四句也。錦

城絲管日紛紛。半入江風半入雲。此曲祇應天上有。

人間那得幾回聞。此截前後四句也。

句法

文章句法。參差隨意。易於見工。詩則束於五字七字

中。而各有段落轉折。工巧之極。遂成自然。而非纂組

雕繪之謂也。亦舉一二。以槩其餘。

五字句。有五字一句者。美名人不及。佳句法如何。

有上一字。下四字者。青惜峰巒過。黃知橘柚來。有

上二字。下三字者。晚涼看洗馬。森木亂鳴蟬。有上

三字。下二字者。夜郎溪日煖。白帝峽風寒。有上四

字。下一字者。風連西極動。月過北庭寒。有一句作

三折者。塵中老。盡力。歲晚。病。傷心。峽。雲籠。樹。小湖。日落。船明。

七字句。有七字一句者。豈有文章驚海內。漫勞車馬

駐江干。有上一字。下六字者。松。浮欲盡不盡雲。江

動將崩已崩石。有上二字。下五字者。朝罷。香烟攜

滿袖。詩成。珠玉在揮毫。有上三字。下四字者。漁人

網。集寒潭下。估客舟。隨返照來。有上四字。下三字

者。香飄合殿。春風轉。花覆千官。淑景移。有上五字

下二字者。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有

一句作三折者。盤餐。市遠。無兼味。尊酒。家貧。只舊醅

舍風翠壁。孤雲。細背日。丹楓。萬木。稠。

五言律。有二句一連者。小子幽園至。輕籠熟柰香。

有四句一連者。避暑雲安縣。秋風早下來。暫留魚復

浦。同過楚王臺。七言律。有二句一連者。花徑不曾

緣客掃。柴門今始為君開。有四句一連者。得歸茅

屋。赴成都。直為文翁再剖符。但使聞聞還揖讓。敢論

松竹久荒蕪。餘古風排律。咏物序事。多十數句。一

連者。詳見注中。茲不載。

有下句因上句者。如野徑雲俱黑。江船火獨明。以雲之黑。益見火之明也。有上句因下句者。如風月自清夜。江山非故園。以故園之不見。悲清夜之空徂也。有下半句因上半句者。如水淨樓陰直。樓陰之直。以水之淨也。有上半句因下半句者。如山昏塞日斜。山之昏。以日之斜也。

倒句如翠深開斷壁。紅遠結飛樓。蓋翠而深者。乃所開之斷壁。紅而遠者。則所結之飛樓。極為奇秀。若曰飛樓紅遠。結斷壁翠深。開膚而淺矣。如綠垂風折

笋。紅綻雨肥梅。蓋綠而垂者。風折之笋。紅而綻者。雨肥之梅。體物深細。若曰綠笋垂風折。紅梅雨綻肥。鄙而俗矣。如紅豆啄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蓋紅豆也。乃鸚鵡啄殘之粒。碧梧也。乃鳳皇棲老之枝。無限感慨。若曰鸚鵡啄殘紅豆粒。鳳凰棲老碧梧枝。直而率矣。餘可類推。

疊句。如甚愧丈人厚。甚知丈人真。兩句中徘徊感荷。如人道我卿絕世無。既稱絕世無。天子何不喚取守京都。兩句中頓挫感歎。如得不哀痛塵再蒙。嗚

呼得不哀痛塵再蒙。二句中哀傷迫切。擊節淋漓。定少一句不得。

翻新之句。如咏廣文。而口寒。墮貧矣。反日坐客寒。無。寒。墮且無。况其他乎。如對月思家。而日雙照。苦

矣。必日雙照。淚痕乾。淚痕且不得雙。何况樂乎。

反跌之句。如秋砧。為寄衣也。先日亦知戍不返。比懷

人之感更深。如達行在所。喜生還也。先日死去。憑

誰報。覺痛定之痛更甚。

借用之句。如辛苦賊中來也。而日所親驚老瘦。借傷

人目中看出而已不知。如生還偶然遂也。而日鄰

人滿牆頭。借鄰家感歎寫出而悲愈甚。

反形之句。極荒涼處。而以富麗語出之。如野寺殘僧

少也。而日麝香眠石竹。鸚鵡啄金桃。益見其荒涼。

極貧窘事。而以富貴語出之。如喬木村墟古也。而日

登俎黃柑重。支牀錦石圓。愈見其貧窘。極悲傷事。

而以歡喜語出之。如北征初歸。老夫情懷惡也。而日

瘦妻面復光。癡女頭自禿。移時施朱鉛。狼籍畫眉濶。

而益見以前之悲傷。

極形容之句者。如楊旗舞旗也。日團團轉飛蓋。熠熠
 逆流星。來纏風颺急。去擘山嶽傾。材歸俯身盡。妙取
 略地平。虹霓就掌握。舒卷隨人輕。劍器行舞劍也。
 日燿如羿射九日落。矯如群帝驂龍翔。來如雷霆收
 震怒。罷如江海凝清光。至今可以想見。

疊字之句。如南京久客耕南畝。北望傷神坐北窗。朱
 櫻此日垂朱實。郭外誰家負郭田。戲也。

相類之句。如乾坤一草亭。乾坤一腐儒。如帝鄉愁
 緒外。春色淚痕邊。弟妹悲歌裏。朝廷醉眼中。寇盜狂
 歌外。形骸痛飲中。

目前之句。極便而思不能到者。如翡翠鳴衣桁。蜻蜒
 立釣絲。見輕吹鳥毳。隨意數花鬚。寫景之句。極平
 而筆不能出者。如荻岸如秋水。松門似畫圖。早霞隨
 類影。寒水各依痕。極奇險之句。而寫之詳盡者。如
 峽坼雲霾龍虎睡。清江日抱鼉鼉游。石出倒聽楓葉
 下。擡搖背指菊花開。極俗鄙之句。而化為神奇者。
 如攀桂仰天高。搗藥兔長生。舉之不勝也。

字法

今人每取一二奇字。爭纖鬪巧。故有好句而無好章。豈可復導其流哉。然有得之自然。而確不可移者。亦舉其一二而已。

有用仍字者。山雨尊仍在。是重過何氏也。秋月仍圓。夜是十七夜月也。蟻浮仍臘味。是正月三日也。有用一字者。乾坤一草亭。乾坤一腐儒。天地一沙鷗。乾坤天地之內。下此一字。寫其孤也。寫其微茫也。有用似字者。爐存火似紅。若以為有火也。寒也。掃除似無帶。不聞其有帶也。靜也。有用抱字者。有時浴赤

日光抱空中樓。湯氣上騰。內外氤氳也。有蔚藍天。垂光抱瓊臺。天光下照。四面炳耀也。清江日抱鼉鼉。游江波容與。日氣暄和也。有用不肯字者。江平不肯流。若流而實不流者。緩之至也。秋天不肯明。應明而故不明者。望之至也。有用受字者。吹面受和風。受之而喜也。輕燕受風斜。受之不能也。脩竹不受暑。暑不能入也。

同一咏月也。光細絃欲上。影斜輪未安。初間上半夜之月也。未缺空山靜。高懸列宿稀。望日之月也。舊挹

金波爽十六夜之月也。秋月仍圓夜十七夜之月也。
 蝦蟆動半輪。望後之月也。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
 將晦下半夜之月也。同一咏蝶也。戲蝶閒過慢。風
 蝶勤依槳。孤蝶也。穿花蛺蝶深深見。雙蝶也。野畦連
 蛺蝶。群飛之蝶也。
 用雙字者。襯出上下字也。如野日荒荒白。荒荒無色
 也。正寫其白。江流泯泯清。泯泯無聲也。正寫其清。
 如急急能鳴鴈。惟鳴故見其急急。輕輕不下鵝。不下
 故見其輕輕也。

點一字而神理俱出者。如國破山河在。在字則興廢
 可悲。城春草木深。深字則蒼葭滿目矣。如碧委墻
 隅。草委字則不言雨而雨見。霜倒半池蓮。倒字不言
 秋而秋深矣。如燕入非傍舍。鷗歸祇故池。非字祇
 字。則校書亡而荒涼甚。古墻猶竹色。虛閣自松聲。猶
 字自字。則滕王去而憑弔深矣。
 用一字而景物逼肖者。如兩行秦樹直。直字方是秦
 中之樹。萬點蜀山尖。尖字方是蜀中之山。如細動
 迎風燕。細字寫燕。并寫大江中之燕。輕搖逐浪鷗。搖

字寫鷗并寫急流中之鷗

用一字而反襯者如山河扶繡戶扶字借山河而寫繡戶之高乾坤繞漢宮繞字借乾坤以寫漢宮之大

如樓光去日遠去字不寫日遠而寫樓之峻峽影

入江深入字不寫江深而寫峽之高

用一字而兩邊雙照者如王漢州杜綿州泛池一首

而日使君雙皂蓋雙字王杜二刺史也如楊奉先

宅會白水崔明府一首而日鳧鳥共差池共字差池

字楊崔二縣令也如江漲呈竇使君一首而日同

是一浮萍同字已與竇使君也如岳麓道林寺一

首而日壯麗敵清涼俱蓮花交響金栲雙迴步步雪

山草人人滄海珠敵字俱字交字雙字步步字人人

字二寺也

用重字詩家之病也而贈韓諫議一首如星宮之君

北斗羽人赤松子南極老人并麒麟鳳皇芙蓉旌旗

瓊漿烟霧純用神仙事魏將軍歌一首如星纏天

駟天河欖槍熒惑鈎陳立武純用天文事舍弟觀

到江陵第一首用荊州峽內沙頭堯關寒江黃牛八

句而用六地名。前題第二首如庾信羅含蔣詡邵平入句而用四人名。反以相犯出奇而不復見其使事之迹。

用虛字。宋人之蠱毒也。而螢火一首中四句連用忽驚復亂却繞偶經。花底一首後六句連用忽疑何事恐是堪留深知莫作而不見重複為難。

拈一字而縱橫出奇者。大家所不屑。而有時作狡獪者。戲也。即東西南北。有兩句分用者。東望西江永南游北戶開。岷嶺南蠻北徐關東海西嗟哦白帝城東。

西南有龍湫北虎溪。有兩句疊用者。南京久客耕南畝。北望傷神坐北窗。有一句總用而下復分承者。東西南北更堪論。下接日遙拱北辰。纏冠盜欲傾。東海洗乾坤。邊塞西山最克斤。衣冠南渡多崩奔。然不足為法。

餘論

得之於天者才也。取之於古者學也。盧王翰墨不如漢魏風騷。杜公已親言之。故曰熟精文選理也。杜詩佳處。多本於漢魏六朝。各有祖述源流。詳見論事。茲

不載。

即就唐人而論。杜公已掩有衆長。如不見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則元白也。客

醉揮金椀。詩成得錦袍。麝香眠石竹。鸚鵡啄金桃。則

溫李也。萬壑樹聲滿。千崖秋氣高。眼穿當落日。心

死著寒灰。則賈島也。崩石欹山樹。清漣曳水衣。紅

浸珊瑚短。青懸薜荔長。則錢劉也。俱飛蛺蝶。元相

逐。並蒂荷花本自雙。則韓偓杜牧也。王即拔劍斫

地歌莫哀。我能拔爾柳塞。磊落之奇才。豫章翻風白

日動。長鯨跋浪滄溟開。太白無此雄放。太常樓船

聲。傲嘈問兵。刮寇超下牢。牧出令奔飛。百艘猛蛟突

獸紛遁逃。長吉無此奇傑。出其緒餘。已足衣被一代

矣。

唐人惟摩詰律詩。可以頡頏老杜。然即其終南山一

首。曰太乙近天都。連山到海隅。白雲回望合。青靄入

看無。四句誠與老杜無間。接日分野中峯變。陰晴衆

壑殊。已覺六句俱景。至落句曰欲投人處宿。隔水問

樵夫。未免粘帶。而響亦稍落。承載上六句不起。老杜

必推開一步。有雄渾之句以振之矣。

李詩出之易。易故率。率則易做。杜詩出之難。難故深。深則難工。故李詩多半賡作。杜詩則惟虢國夫人一首。見張祐集中者。恰是中唐之筆。餘無可議。

公進鵬賦表。稱自七歲所發詩筆。約千餘篇。又云七齡思卽壯。開口咏鳳凰。而集中天寶十餘年間。東都齊魯不及三十首。而少年及吳越之詩不傳。則天寶以前之詩。散失多矣。杜公成都有浣花草堂。夔州有東屯。稍哇茅屋。襄西果園草堂。旅寓安適。尚多悲

歎。至荆南飄泊舟中。宗文復天。而俱無一言。則湖南以後之詩。散失多矣。

古人作詩。自有寄托。如送菜。送瓜。種蒿。苜蓿。諸作。其旨甚明。而後人因之。每多牽強。如咏月之微升。古塞外已隱暮雲端。與肅宗何與。乃後人一中其蠱。首首皆詩史。字字皆忠愛矣。此編就文論文。俱不入。

古今之才。相去萬里。卽身輕一鳥過。過字不全。歐陽公與諸客。屢易之。不能到。乃後人於已見未明處。下筆輕改。如風吹滄江樹。雨灑石壁來。先風見於樹。後

雨灑於壁。明如劃石。忽改樹爲去。以對來字。不思滄江何以吹去。背理不亦甚乎。昌黎所云蟬之撼柱也。

奇巧怪險。詩人之末事。如龍門號爲雙闕。則天闕象緯逼。極爲妥便。而王荆公改作闕字。與題目上下文何涉。如遺恨在吞吳。極爲明白。必欲改作失字。至托之東坡。托之夢寐。以愚後世。何哉。俱從正本。

箋注家旁引曲証。固不可少。然或史有此事。詩非此旨。如寄韓諫議注。與李泌何涉。必欲移詩就事。便多不合。務博而不能虛。是亦學者一病。故不入。

古人器物製度。與今不同。不可輕爲指摘。如唐人屋多用幔。始知樓雨霑雲幔。風幔不依樓。唐人書皆用卷。始知攤書解滿牀。風牀展書卷。句法爲工。

以上數則。與潘子元白。董子舜民。家季道賢。討論所及。附識於此。餘見注中。并續載杜詩論事。并天曠日所遺者多。蠡海蚤山。其失也淺。敢云千秋聊博一粲而已。

康熙壬子三月吳見思識

凡例

